

王妹英 著

山川记

那年初春，
荞麦地里正下种，
土地一片淡黄。
东明的妈扶着下荞麦种的犁耙，
嘴里一时想吃酸。
看见崖边一棵干掉的酸枣树上，
挂了几颗
红酸枣，
爬上土坡，
够了一颗干酸枣，
想填进嘴里。
手还没有来得及靠近嘴边，
滑了一足，
蹬出一米开外，
老粗布裤子扯开裤裆，
肚子里一阵剧痛，
泥地里挣扎半刻，
两腿劈开，「哗啦」一声响，
东明生出来了。

山川记

陕西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王妹英
著

山川記

陝西出版傳媒集團
太白文藝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山川记 / 王妹英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
2014.5
ISBN 978-7-5513-0025-4

I. ①山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86481号

山川记

作 者	王妹英
封面题字	贾平凹
封面绘画	王妹英
责任编辑	韩霁虹 马凤霞
整体设计	高 薇
出版发行	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 tbwytougao@163.com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陕西金德佳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376千字
印 张	20.5
版 次	2014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0025-4
定 价	2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调换

印厂电话: 029-62826517

第一章

那年初春，荞麦地里正下种，土地一片淡黄。

东明的妈扶着下荞麦种的犁耙，嘴里一时想吃酸。看见崖边一棵干掉的酸枣树上，挂了几颗红酸枣，爬上土坡，够了一颗干酸枣，想填进嘴里。手还没有来得及靠近嘴边，滑了一足，蹬出一米开外，老粗布裤子扯开裤裆：肚子里一阵剧痛，泥地里挣扎半刻，两腿劈开，“哗啦”一声响，东明生出来了。

听不见哭。身子中间有一个红红的小鸡鸡，一撇一撇，是个小子娃。东明的妈起得早，生出儿子来的时候，已经下了两沟地的荞麦种，抬眼看见东边天上有一股子明，红灿灿、亮晶晶的，太阳正要升上来，给孩子起名叫东明。

一股春风刮起来，眯了她的眼，接着是漫天黄尘。因为荞麦提早下种，一条地、一条地，地里光溜溜得干净清爽。黄土和春风一搅，干树枝纷纷掉下来。脚下的黄泥土路一直往沟里延伸，一步步推进，身子后面的山脊中，掩藏着百多户人家，名字叫作桃花村。村子里鸡不叫狗不咬，仿佛被大自然融解，空空如也，只留下大地的呼吸。

儿子不足月。只看见红湿红湿的脑袋和身子，不见哭。儿子他爹刘铁石从沟里取水跑上来，看见红红的生了，赶紧解了牲口套上的犁耙，把母子两个驮了，回了沟边窑里的土炕上，接生婆颠着半大的解放足跑进土窑里，看了看红裤裆里包裹的小东西，说：“死了。”

东明妈的眼泪“唰啦”一下就出来了。不死心，染了血的手翻过来倒过去看，眼里夹着泪，惊喜地说：“有气哩！”和他爹一阵翻倒、拍脸蛋、掐人中，气上来了，歇了两歇，哭出三声来，活了。

桃花村在春天会种植许多农作物，老化了的果园随处可见，零零星星挂着几个干掉了的生果子，虫子在果面上蛀了眼儿，摇摇欲坠，在春风里时时准备落下。

山谷中间有树木和丛林，间或掩藏着一间间土窑洞，在太阳的映照下显出明快橙黄的色彩。

长满了枝条的野桃树漫山遍野，春来的时候惹上几朵桃花，远看都是一片春意。相传，桃花村的野桃树上结了几颗瘦桃，不经意掉进一个饿昏了的要饭老人嘴里，救得那人一命，后来那人得道成仙，点化了桃花村。从此以后，漫山漫坡、沟沟梁梁尽是长得不规整、也不好看的野毛桃树，杂花生树一般，在春天的夜里会蒙上一层雾气，那特有的雾气本来一晚上都是弥漫在山谷底的，后来渐渐地吧野毛桃树枝也包裹、遮蔽在夜色中了，甚至把月亮的光辉都隔在空树枝上，比起白天的景致，更多了几分迷离亲近。枝上栖息的山雀，脑袋藏在翅膀底下，不知所以地打着深夜的最后一个盹儿；在堆积的厚厚的干树枝和黄树叶中，灰黑杂毛的野兔，偷偷地来往。偶尔有一只褐色的松鼠蹿出，往前冲了一气，觉得走错了路，忽而停顿，仿佛心怀疑虑，又回头搜捡上年秋来时，跌落在树叶里的半颗野桃充饥，就像它命中注定要吃的那样。那树上驳杂的野毛桃，竟也在民国九年人吃人的大饥荒时，救了饥谨的荒村路人，接着，在大自然各种事物的神秘性中，逃荒要饭的路人和野兽，为逃活命，都在此落足成村，桃花村因此而得名。

桃花村四面环山，藏于沟谷。九道山梁依势向谷而奔，一山独起谷中，大有九龙抱珠之势。一条小河奔流而过，名字叫作石头河。点点村居宛若散星，西临苍岩树，东依凤凰翅，地势风貌，疏朗俊逸，山谷随意而驰，有弯便拐。老辈人说是先周老祖曾在此立国，到了公刘之父周老王时，有人报告说桃花村龙气积聚，为祥瑞之兆。为了江山永固，周老王命人在此疏浚河道，龙脉暗藏，飞鸟低

回，人丁繁盛。桃花村位于老城东南三十公里处。百多户人家，人不过千，刘姓、李姓占到八九成以上。

广袤的桃花山川之中，石头河东岸，一道毫不起眼的小小山岭，隐于沟谷，沉静稳重。终年四季，山雾遮蔽，缭绕不绝，唤作迷狐岭。相传，有一位仙女，落难在此，恰逢一条俊美男狐搭救。后有子牙提兵出关，在此点兵点将，击鼓传令，偶遇迷雾阵阵，归途难觅。得见一对美狐相引，一夜风云吹散，得以拔寨启程，班师回营。子牙驰骑回望，观其天象，那一对美狐，缱绻顾盼，两情相好，逶迤而至，俊丽无比，引人注目，遂心生偏护，支给百载粮帛，青禾米面，望山成岭，赐予它们非凡的命运。迷狐岭由此而得名。

东明出生的那天后晌，太阳跌进桃花沟的时候，听说本村后沟的地主婆家，生了一个女儿，名字叫蓝花。那时地主婆家不吃香，掌柜的祖上做买卖贩过洋烟，留了些家底儿，到了掌柜的这一辈，虽然在他婴儿时期就已失了那份田产，他也从没见上那份田产一眼，说不上有多少眷恋和怨恨，也不知道是谁正在享用它，不过他还是被划定成了地主成分，一长大成人，就赶上戴着白纸糊的高帽游街游村。半夜常从被窝里被揪出来批斗，鞋都没穿，反捆着手。村里的小孩都跟在后面跑，大声喊：“打倒地富反坏分子！”

女儿虽然没有像同一天出生的东明那样，一生出来，就生在生产队的荞麦地里，光彩夺目、气壮山河，不过两口子还是悄悄地钻进土窑深处，给孩子取了个大气、贫农的名字：蓝花。

落日透过土窑的窗棂，在孩子身上闪出淡然、柔和的光。地主婆掌柜的看到红红的女儿出生，怀着惊喜和愁苦，脸突然烧得发烫，昏昏沉沉地说：

“我是有罪的人，领受了祖上的因果报应，听说祖上贩卖洋烟的时候，祸害了不少良民，让他们当房卖地、卖儿卖女、家破人亡。听说祖上借粮收租给邻家们的时候，大斗进，小斗出，卖了良心了。放钱给邻里百姓度难的时候，驴打滚、利滚利，饿死三代人都偿还不清。我替他们，把该领受的罪都领受了。你能到这世上来，说明老天免了我的罪了，我是为了你才戴高帽游街的。等到你耳朵会听了，眼睛会看了，不要看见我戴白纸糊的高帽游街就行。我的孩呀，你是没罪的。你的翅膀不会掉的，你的翅膀不是泥捏的。”

他把女儿抱起来，看见躺在落日余晖里的孩子，一张好看的脸仰着，向着他，头靠在他手掌的大拇指上，在短暂的静默中，并没有将来的暗影从她的身上

闪过。在她所梦见的那个未来中，也没有不安的脚步和影子。

地上的泥炉子已经灭了，去年冬天就没有生过火。地主婆从掌柜的手里，把孩子接过来，送到奶头跟前，孩子张开嘴，咬住奶头不放。奶孩子的女人先是忍着，然后就哭了，因为奶头里没有奶水。

地主婆香莲坐在土炕上，头上裹着一块白手巾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对卧在自己奶头上，没有奶吃哭得颤抖的女儿，感到灰心和绝望。

香莲出生在比桃花村更偏远的深山里，父亲在民国时期和乡间邻里打架犯了命案，一头扎进深山。因为身体健硕粗壮，性格简单，舍得力气，能吃苦种地，在深山给一户主家种了三个月桑麻，后来就娶了种桑麻的大户人家的小老婆。桑麻老户主死得早，一辈子没生养，年轻时在乡间有几分家业，为避战乱躲进深山，开辟了桑麻田产，娶了一大一小两个小足女人，原先也雇了几个长工，偏都是偷懒生事，搅得家里大小老婆、家宅不宁。老户主活着时就都辞掉了。留下两个小足女人守家，就在这当口，香莲的父亲出现在深山老林里，饿了几夭，正啃玉米地里的嫩玉米，被上山摘菜的香莲妈看见了，家里没人手，正缺男人，看着年轻力壮，就好心好意收留了。

第二年头上生下香莲，不几年大老婆也去世了。早几年家里还算富裕，几亩桑麻，两个女人，藏入深山，有吃有喝，没人管也没人问，谁知后来天年不足，桑麻歉收，又赶上山下打仗，征兵催粮，惊动了远处的响马，深夜被洗劫一空，把家里的财产、女人连夜装进麻布口袋掳走。香莲的母亲情急，在香莲脸上抹了几把锅灰，揪乱香莲头上梳得光溜溜的小辮，推进菜窖里拿柴草盖住。十几岁的香莲躲进堆放萝卜白菜的地窖，三天没敢出来，才逃得活命。

出了地窖才发现她的命运逆转。山谷中的几间土宅和空了的粮仓，被一个心眼儿多的响马占领了，他故意走在响马队伍的最后，说要拉稀，脱队跑了，背着一杆长枪返回十几里山路，占领了桑麻宅。香莲的父亲去向不明。三天以后，响马看见从菜窖里钻出来的香莲，年岁虽轻，却藏不住眉眼俊俏，就生了邪心，日夜蹂躏，怕她跑了，用细麻绳捆住香莲的手足，每天只给吃半碗粗粮饭，吃个半饱，衣服也不给穿。把香莲关进土窑，仿佛一朵残花，没开就败了。对于山谷里的光明，从父母亲失踪那天起，就不曾见了。黑暗中度过多少岁月，香莲也不知道了。在朦胧的岁月中，后来只模糊听说，山外解放好几年了，劳苦人民当家做了主人，山里的残余响马被清理出去就地正法。香莲从土窑里被寻出来，洗干

净，穿上来解放她的女干部脱下来的补丁衣裳，干眉净眼，像是换了一个人，精神却不见得有多好，不多说话，见了生人就躲。在院子里自由走动了几天，当地政府把她就近送给一家无儿无女的孤寡户，又将养了几年，目光迷离，精神涣散，仍不见好，有一天竟随意走出山谷，和家人彻底走散了。

漫无目的一路闲走，也没有人知道，她在山野中消磨了多少时光，在她走过的路上，时时都会大哭上一场，直到快要升起的朝阳，在她发暗的眼前和跳动的心里浮动起来。最后出现在桃花村村口的破庙里。圈了几日，冻得发抖，呻吟着，身上仅有一块破布遮身，命悬一线。她将通往另一个地方，在那另一个地方，她将见到她心中所希望的幻境，穿过那片幻境，一直走下去，直到她找到她依稀想要找到和依傍的人——她的模糊不清的父母亲，以她父母亲的命运做警戒，然后使她的人生告一段落，或者永久闭幕。

庙门时开时闭，瑟瑟轻响。黄昏转成暗夜。远处人家，土窑里昏黄的灯光烘暖照亮破庙的残影，她对于在狂风里独自躺在黑夜中所感到的麻木和孤独，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那时东明妈刚生了东明的大哥不久，冬天夜长地冻，夜里出来，想寻一把柴草添烧热炕，发现破庙里躺了几天的陌生女人，快不行了。回家拿了两个窝窝头，递到那女人手里，端了一碗热水，喂那女人慢慢喝下去，把那女人救活了。来历不明的女人，自己也没有多余的地方收留，又看着可怜，不忍心见死不救，只好叫来村里的干部。村里的干部们，正在村里的一间土窑里，批斗家庭成分不好的地富反坏分子，来到村口破庙里，看见无助的香莲，年纪不算大，眼睛藏在一堆柴草里，含着泪水。

好歹也是一条性命。大家就地一商量，有心让挨批斗的光棍地主领回家去，虽然那有名无实的地主小时候念过几天私塾，认得几个字，反正按他的家庭成分，他是一辈子也寻不上个老婆的，生死各安天命。一种奇特的怜悯心境，在几个人中间同时产生出来。几个村干部一合计一拍板，当场就把几乎要咽气的香莲发配给光棍地主做老婆了。虽然大家对这个垂危女人的怜悯，都是真心的，可是除了那个不咋像样的地方之外，的确也没有更好的地方，可以安顿这个可怜的女人了。

村里干部一挥手，随意留下两个人去送香莲，其他人就各自消失在夜色中了。

留下的人，把东明妈送给香莲的那件旧衣服，穿在香莲身上，扣好扣子。一个人打手电，一个人抱起她轻飘飘的身体，他们走进一张山村夜晚特有的寒气织成的罗网里，仿佛那一张一合无处不在的罗网，已经变成一座一座土窑洞之间的纱幕了。乡村的夜特别黑，除了小手电里，一个圆圈一样的亮点，别的东西一样也看不见了。香莲在这个陌生小村的陌生人的脊背上，呼吸匀称、轻柔，她睡得很沉，睫毛上的泪珠还没有干。他们走进地主一个人独居的土窑时，地主被批斗还没有回来，一张光草席铺在炕上，他们把她绵软的身体放在土炕上，拉过一条破了絮的旧棉被盖在她身上。从此时直到终老，每一个白天和每一个黑夜，这里就是她的存身之地了。

和往常一样，被批斗得鼻血外流、脸色灰蒙蒙的光棍地主，在疑虑和不安中回到家的时候，看到破草席上熟睡的女人，先是一惊，继而惊喜。从那以后，他对刮风一样平常的揪斗也就不大在乎了，鼻血也再不会不争气地常常往外流了。

香莲在地主家的土窑里，与世隔绝地将养了几年，黑夜有了热被窝，白天跟着去生产队里劳动改造，晚上掌柜的挨批斗，村里人都知道她是个要饭的出身，没有揪斗过她。她就在灯底下痴等，每次被批斗得七荤八素的掌柜的回来，给他脱衣擦洗脸、身上的脏东西，照顾他的衣食起居，人前不多说话，人后他们却也恩爱，谁也没有欺负谁的心思，互相都有了依傍。几年光景，她养得白净耐看，竟也怀上了孩子，生出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来，精神状态也渐渐地好了。那时她就觉得，她要能把怀里这个孩子养活，她就极端快活了。

东明家就住在隔壁不远的土坡上。三间土窑洞，三代赤贫，一个大土院。院里、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土窑不大，也不深，进深只有几米，进土窑门不远几步，就是一盘彻间大土炕，为了节省冬天做饭、烧炕用的柴草，加上刚出生没几天的东明，一家五口都睡在这盘大土炕上。土炕的一边有两拃高的泥砖墙，为的是拦住土炕上玩耍的孩子，以防掉进做饭的滚水锅里。墙下面是做饭用的一口大铁锅。大炼钢铁时，原先在老辈人手里置下的大铁锅都捐出去炼钢了。起初东明妈舍不得捐，她当年嫁进刘家时，家里穷得啥也没有，唯一那口做饭用的大铁锅，看着黑明锃亮，厚重踏实。谁知熬不住隔三岔五，队上大炼钢铁的小高炉负责人，总叫他们两口子去开村民誓师大会。那时大家都不回家，家里也都不开灶了，都把家里的杂粮蔬菜交到村里的大食堂，红薯管饱，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了。后来地里的红薯吃光了，村里的大食堂吃不饱，大家都饿得前胸贴后背，食堂解

散了。又回到各家开灶，家里已添了人口，生了东明的哥哥和姐姐，买不起那样厚重结实的大铁锅了，现在做饭用的锅比泥抹的火口小了一大圈，四个方向用四块半头砖夹着，烟灰常常飞出来，眯了孩子们的眼。烟筒连着炕洞通向土窑外面的墙上，遇上南风，背向风一吹，土窑里尽是做饭时倒呛回来的浓烟。呛得人嗓子干哑，咳嗽不上来。东明有一个哥哥，四岁了，正学着看弟弟。弟弟出生才两天，母亲在地上的大锅里熬了一锅清米汤，里面放了三颗红枣、两个核桃仁，是去年秋天就攒下来，为了坐月子催奶用的。东明爹生产队里农活忙，没人伺候月子，东明妈舀了一碗清米汤，放在炕沿边墙上，上炕从四岁的大儿子东亮手里接过小儿子，大儿子就和两岁的妹妹溜出院里去耍了。

喝了两天红枣核桃清米汤，奶水下来了，也不足。小子娃口泼、能吃，东明吃得不带劲，张嘴就哭。

院子里的枣树上，叫了一夜的寒号鸟栖息在树枝的顶端，三根柴枝搭了个小窝，夜里冷得发抖，总是叫着“天明垒个窝，天明垒个窝”，当第二天太阳升起来，在它的身上闪出一丝微光时，它又总是挺着硬邦邦的姿势，从容不迫地叫着：“得过且过，得过且过”。春天的冷风在院子深处堆放的农具、干柴上引起一阵响动，土窑里因为奶水不足睡得不稳的东明醒过来，挥舞着握紧的小手，尽力哭起来。东明妈又是一阵拍打哄顺，院子里的小孩都向着土窑那个方向去看，接着是几秒钟的宁静，似乎一根针落下也能听得真切，树顶枝丫上有气无力的寒号鸟窝，在黄昏的风里东倒西歪、摇摇欲坠。

东明爹刘铁石是生产队的队长。从沟里种荞麦回来，先把牲口送回生产队的牲口棚子里，让喂牲口的人添了草，加了几把料豆，牲口这几天苦重哩。看着牲口伺候妥当了才放心回家。家里老的下世早，除了东明妈和东明爹两个壮劳力，没有多余人手，东明妈坐月子，只能给孩子们和东明他爹做了简单的粗玉米面糊糊饭，多熬了一锅清米汤。

“吃饱了就上炕快睡。”铁石带着一家之主的架势，和孩子们匆匆忙忙打了个照面，拍打着孩子们的屁股说。

两个孩子都被清米汤灌得很饱了，高高兴兴上了炕，三两下把自己剥得精光，“哧溜”一声钻进被窝里。夜里要不是东明妈一个接一个挨着定时叫起来尿尿，那就一定会尿炕了。家里没有多余的被子，大儿子和铁石伙盖一个被窝，大女儿和东明妈伙盖一个被窝。东明最小，享受着不一般的优待，一个人盖着一块

三尺见方、新棉花做的小印花被子。

铁石关起土窑门来，像以前每一个夜晚一样，坐在炕沿上，靠着火炉墙，暖着脊背，卷了一根老旱烟吱吱地抽。

“咱小队里的荞麦种完了没？其他小队是不是比咱队种得快呀？”

东明妈克制着生完孩子以后的虚弱，给孩子们把被头掩好，看着孩子们很快进入梦乡，偏着身子把空奶头给了时睡时醒的东明嚼着。

“他们种得快有啥用，出来以后不缺苗才能算最后赢。种荞麦，讲究技术哩！”村里的三个生产小队比赛搞生产，谁都不愿当落后分子。

“家里的余粮不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吃到秋收呢。”

“家家都不富裕，你有啥糟心的，饿不死全村人也饿不死咱，说不定公社会放救济粮给咱村哩。年时咱村的公粮交得最多，生产队都没剩一颗余粮了，都支援了国家，国家知道哩。”铁石对着旱烟卷淡淡地说道。

“那一点儿救济粮哪里能轮到咱家，比咱家困难的户有的是哩，咱也不忍心要呀。要是我不在这会儿坐月子就好了，也能在春天里上山寻些野菜当粮吃。”东明妈老老实实在地回应。

铁石吹灭洋油灯，那时队里刚通上电，电压不稳，电线三天两头就会被春风刮断，常常停电，小洋油灯一股子洋油味，挨得近了，吸一鼻孔洋油黑烟。

“东明妈。”铁石轻声叫着。

没有人答应。

“东明妈。”黑暗中铁石又叫着，手掌心上粗粝的热火在东明妈怀里刚奶过孩子的热奶头上燃烧着。

“轻些轻些，娃娃们清米汤喝得多，腹胀的，怕是没睡稳哩……”

“不成。”铁石使劲搂住东明妈，土炕上热滚滚的，也不怕自己有滚下土炕的危险，来不及脱光身上的厚棉衣，不由分说只想亲近。

“他爹……你身上滚热得……着了火一样，我刚生了咱那小熊孩没几天，身上疼的……怕是受不住你揉搓……”

东明妈一边躲闪，骨骼结实好看的两条腿却不听话地迎上去，顺势钻进孩他爹滚烫的怀里。自从在荞麦地里生下儿子几天以来，和以往的每一个日子一样，她每天都是早上鸡叫头遍就起来，在炕墙上点上洋油灯，就着洋油灯一闪一闪的火苗子，给孩子们和铁石缝衣裳、鞋袜和棉衣、棉裤，孩子们呼吸匀称地熟睡

着。天不明铁石去队里出工，自己就在锅头里做饭，虽然刚生了孩子怕见风，不敢多出门，却成天价也没有一会儿歇足的时候，除了起五更做出全家人一年四季穿穿展展的针线，天明以后又忙活了三个钟头，一口东西也没有送进嘴里，一口水也没顾上喝。先把做好的饭，照看已经在地里上了一场早工的铁石，和刚睁开眼睡起来的孩子们，都吃饱了，锅里的剩饭早就冷了，自己才能吃上几口冷饭。吃了早起饭以后，洗碗刷锅，挨个擦了家里一排溜灰黑瓦瓮上的尘埃。没坐月子的时候，忙得下地出工，想挣一个壮劳力的工分都不可能呢！只能挣一个妇女工分。都没有工夫，也没有闲心思拾掇家里的卫生呢。东明妈又掀开瓦瓮，看了几遍瓦瓮里的存粮，看能打熬多少个日头，心里盘算了几个来回，都不是满意的答案。又是缝补全家人穿破了的衣裳和鞋袜，仿佛永远也干不完似的。两个孩子为争手里的泥团，又打了起来。她先把大儿子拉开，忍着忙乱，分别数落了两个孩子几句，接下来又开始做晌午饭，做黑夜饭的时候，她那么困倦，又那么担心瓦瓮里的粮食吃不到秋收，孩子们会挨饿。让她切肤痛心的一切，就是那个了。她那时的疲倦和担忧，真是难以形容，可是一钻进孩子他爹滚热的怀里，就什么疲倦和担忧都忘了，不仅忘了那疲倦和烦忧，还觉着身上哪里都是又舒爽、又好受、又风光乐意的了啊。

两个人正在半盘热炕上滚着，大街门外头一阵响动。铁石起初以为是风声，没管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听见有什么响动，不明显，却有些固执，时断时续。外面天那么黑了，是什么响动呢？铁石只好穿了衣裤打开窑门出去察看，一个裹着头巾的黑影站在黑暗的角落里，身上瑟瑟发着抖，眼睛也不看出来开门的人，还没等铁石把大街门全部打开，就匆促地挤进来，差一点儿把猝不及防的铁石撞倒，还没等他看清来人是谁，那人已经闯进半开的土窑门了。

“俺孩没奶吃，两天两夜了，奶水还没下来……给俺孩喂上一两口奶哇……求你……”深夜闯进来的是个女人，抱着她刚出生两天的女儿，头巾没有裹紧，掉了下来，露出一张忧愁的脸，是地主婆香莲。她抱着孩子，顺着东明家的土炕沿边子跪了下去，脸色像墙纸一样灰白，战战兢兢地抽泣、诉说着：“没奶吃的俺孩……俺孩……可怜可怜俺孩……”

东明妈听见有人推门进来，急忙披上棉衣，敞着怀坐在土炕上，也没想到眼前闯进来的女人是香莲，虽然几年前是东明妈救了在破庙里将息的香莲，但是，因为当时把香莲许配给成分不好的地主家庭，两家平时并不来往。

并不是那孩子将来的命运可以启示给坐在土炕上、刚奶过自己儿子的女人，即便只是在一瞥之下，东明妈也会生出怜悯之心，东明妈看见那个噉着嘴寻奶吃的孩子，脸憋得通红，两只小手急切地乱舞。

香莲紧搂着怀里有气无力的孩子，垂着头说：“俺掌柜的说……俺家成分不好，不让我来求你，总怕牵累你们好家庭的人……眼看我可怜的孩……就快活不成了……”跪在地上的女人，又在另一种悲痛里抽泣着。

东明妈急忙撇下刚醒了又寻奶头吃的儿子，下了炕，把香莲扶起来，说：“你说的是啥话呀，你咋不早说呀！快把孩子给我……”从香莲手里接过孩子，放在东明妈刚噉得湿漉漉的奶头上，孩子饿得快没有力气了，可是一叼住东明妈的奶头就再也没有松开。

等到铁石回到土窑里的时候，那孩子已经含住东明妈的奶头不撒开了。

香莲默默地看着自己叼上奶头的孩子，一层雾气从她眼睛里散开了。屋子里做过晚饭和热炕上几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，几乎使她看不清这一家人的脸面。

香莲是平时从不多说一句活的女人。虽然村里人都知道她精神上有一点儿失常，可是当她怀里抱着饿得直哭的婴儿时，她的眼睛里，自然而然就生出了某种东西，将她点化成一个平常怜爱的母亲。

“两个受罪的人，还要将养一个没奶吃的孩子！”东明妈奶着这个不是自己孩子的孩子，目光亲热地转向那孩子，咋看都是个漂亮孩子呢！她向那孩子微笑，招手，打开小孩紧握的拳头，让她细嫩的手指缠绕住自己的食指。久久地，东明妈坐在土炕沿边儿上，目光围绕着那孩子，眼里包含了所有的怜悯，又似乎不局限于任何怜悯。

孩子把东明妈的两个空奶头都吸干以后，在东明妈的怀里坦然地睡着了。但是，梦里还想要继续吃奶的样子，发出不安的呜咽声，东明妈一次又一次好心地把她的小嘴放在自己的奶头上，安慰那孩子。后来，她终于在东明妈的怀里睡熟了。

最后，东明妈把孩子还给香莲，下炕给香莲从瓦瓮里舀了半碗小米，捏了几颗年时从院子里枣树上打下来的瘦红枣。坐月子要喝红枣清米汤，催奶水。月子里的孩子没奶吃，不好活。又给她冲了一碗红糖水，逼着她当面喝掉。香莲不敢喝，犹豫了许久，眼睛沿着红糖水碗边打转，绕了好几圈，一次也没敢抬眼正视

土窑女主人好心的眼神，她极力忍耐着诱惑。最后，还是没能忍住，红糖水借着一丝热气飘散过来的香甜味的引诱，让她感激万分，还没来得及尝到什么滋味就几口喝干了。一颗眼泪滴在空了的红糖水碗边上，滚进看不清颜色的灰白老瓷碗底，仿佛那没尝清楚的甜味在她嘴里，变成了有实体的东西，永远留在她的舌底了。走的时候东明妈又捏了一把红糖，用黄粗纸包了，硬递给她。

香莲临走时，东明妈对她说：“奶要是急忙下不来，明黑夜你再来。我给你奶孩子，天黑严实了你再来，我给你留着大街门不上门闩，你一推门就能进来。怕啥呀，吃奶的孩子有啥罪呢！你来就对了。”

“嗯！我记下了。”香莲使劲点着头，先是感激，随后是落泪。

连着许多天，香莲每天夜黑时抱着迫切想要吃奶的孩子，在东坡和西坡两家土窑的路上，来来回回行走时，一次次回想走在那条土路上的温暖，幻想孩子以后也能吃饱、穿暖再不受罪，希望像一层轻雾，迷漫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土路上。

那个孩子，几十天里一直分享着东明本来就不够吃的奶水，以至于东明最初的记忆，是咋样吃奶都吃不饱肚子。

第二章

东明他爹刘铁石祖祖辈辈家境困难，一字不识。然而，穷家重德，言传身教，让他从小就觉得，五尺男儿绝不能白白来世上走一遭，要活就活出个劲头来，要活就活出个分量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幼年的铁石从小就更多出几分生铁愣劲，更多出一种棒槌精神。一向是村里的积极分子，十八岁上开始当生产队队长，实干、苦干、死干谁也比不上。桃花村山连着山，沟套着沟，山上缺水少土，四周封闭。全村七百多口人，仅有三千三百亩土地，被九道山梁、十一条深沟分割成三万五千多块格子状的土地。人畜饮用水全靠老天降雨。石头河旱季和它的名字一样，变成只有石头没有水的干河槽。涝期洪水泛滥，水有多大灾有多大。家家户户的土院里都会进水倒灌。县上号召开山种树、保墒、保土、保家那一年，日日夜夜，他总是第一个上山出力流汗，最后一个下山。开山放炮，握钎抡锤，整地修坎，样样活他都先干，种种苦他都先吃。石头山上过去年年栽树不见树，要土没土，要水没水，要路没路，种树会不会白搭工？他想都没想，农村小队队长么，上级让干的死也要干到底。山上栽树没有水，他挨家挨户动员献

水；没有路，他披荆斩棘走在前。他“扑下身子实干、苦干”的榜样变成了鼓励开山村民战天斗地的动力。山上挖坑，山下取土，一棵树要填三四担土，浇两担水。几年间，共担了多少担水，挑了多少筐土，用断了多少根钢钎，穿破了多少双鞋子，磨出了多少层老茧，流了多少次血，洒了多少滴汗，说也说不清楚。大家认准一个理：铁石豁出命来干，大家就是脱皮掉肉也要咬紧牙关。他常说，栽树也是一项大技术，技术工作没有“巧、假”。对于那种不想实干，想偷懒，违反技术规程的人，毫不客气。一次，两个后进村民刨树坑遇到石板想溜过去换个地方干。刘铁石发现后，拿过镐头，一会儿工夫刨出了一个标准坑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这跟阎王打过交道的人都能干，你俩年轻力壮为啥不按规程干？”在铁石的带领下，那两个后进村民羞愧难言，一丝不苟地刨起了石板坑。那时候后进村民是让人发抖的字眼，后进的人挣工分，村里的记工员会给你少记工分。谁都害怕当后进村民。

东明妈名叫秋兰，娘家住在本村，和铁石家隔了三条沟的南坡，在桃花村也算隔得不远。秋兰和铁石不是一个小队，小时候不熟。秋兰祖上解放前有几亩薄田，母亲是北上打仗受伤时再也走不动的女红军，会看报，通文识字，本是出生在南方的女学生，参军后跟着部队转战南北，打了三四年仗，算得上是老战士了。因为受伤太严重，部队转移时就留在桃花村家境富裕一点的秋兰爹家里养伤。那时缺医少药，全凭一条命来扛，小死了一场，大半年以后养好伤想要归队，已经和部队完全失去联系，无处投奔，只好嫁给秋兰爹做了老婆，留在桃花村了。

秋兰妈生性争强好胜，不会做针线，不会做饭，不会做家务，常被村里的女人们当面、背地里耻笑。她身上还残留着打仗时的子弹片，就得了心绞痛，痛病一发作，常发脾气。但秋兰妈不认输，忍着疼痛在油灯底下学做针线，缝衣补袜，穿针做鞋，很快就是桃花村里数一数二的好针线，样样都能拿得起放得下，深得秋兰爹的喜爱。住得久了，也和村里的乡亲们亲近了。秋兰妈和桃花村的女人们一样，也习惯吃地里刨出来的紫皮洋芋了。一年头上，生下宝贝一样珍贵的秋兰，秋兰成了父母的掌上明珠。谁料想，却在秋兰三岁头上，旧病复发，心绞痛，年纪轻轻地去了。出殡的时候，家里人打开秋兰妈留在柜子里的包袱，给女儿秋兰做的衣服裤子、鞋鞋袜袜，帽子手套，齐齐全全，一年一年，已经做好攒到八九岁穿的衣裳裤子了。有一天，桃花村来了一个卖针头线脑的挑担，父女两

个，在村子里住了几天，东家歇一晚，西家借一宿。走的时候，那家的女儿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大个子女人，就留在秋兰家不走了，成了秋兰年轻的后妈。后妈有吃洋烟的瘾，不几年就把家里的几亩地吃光了，最后变卖了家当，只好搬到南坡没有左右邻家的废旧土窑里独居了。

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反对吃洋烟，那女人不吃洋烟了，脾气却变得越来越差。搬到南坡以后，越来越肆无忌惮，秋兰就常常挨打了。先是背着父亲打她，后来也不管父亲的目光，随时随地习以为常地打她了。用擀面杖打她，秋兰出于本能，总是用两只胳膊护住头脸，胳膊就成了和擀面杖一样坚硬的东西，不再有知觉了。俗话说，有了后娘，也就有了后爹。秋兰的胳膊，常常被打得肿成没有花纹的黄黑擀面杖，黑夜脱不下衣裳袖子来，秋兰也不哭。秋兰要脸，见谁也不说是怎样挨打的，为什么会挨打，也没有去想，为什么往往一开始好的命运，会变成不好的命运，好几千年以来，也没有人能说得明白。“这自然都是命中注定的。”秋兰心里一边接受一边叹息，举着听天由命的胳膊，护住头脸，生怕头脸上有了黑青，出不了门，让人看见笑话。一切都默不作声地忍受，就像命中注定应该要受的那样，到底忍受了多少，除了她自己，没有人知道。知道说了也没有任何用处，谁能解救下她呢？她没地方、也没能力逃脱。哪里是庇佑她的神灵或是菩萨呢？神灵和菩萨，是不是正在哪里说着闲话呢，或是走在哪里累了正在某处歇脚呢，或是在哪个旧庙的泥塑后面睡着了呢？为什么秋兰需要他的时候，却总是再也唤不醒了呢？她都不知道，也没有去想。连父亲也不曾告诉。父亲也知道她常常无端挨打，当面并没有询问过女儿，背地里也不看秋兰的眼睛，总是低声地自言自语：“秋兰子，你不疼哇？你不疼哇？”

秋兰说：“不疼的，爹，我觉着不疼。”

“嗯。爹没见你哭过。想着你不疼哇。”

“嗯。不疼。”秋兰说。父亲背过脸去，摆手让秋兰出去，他哭了。就在此时，天更黑了。父亲的沉默，父亲的忍让，秋兰是知道的，秋兰对此并不意外，她把这作为活着的起点。父亲的身体情况越来越差，一次看到秋兰又在门背后，被后妈拉着打，那女人手里的擀面杖沉闷有力，无声地落在秋兰的胳膊上，夺也夺不下，当白天的一切都暗下去的时候，一口气没上来，也撒手西去了。秋兰就有了一个真正的后爹。

桃花村里有了第一台靠发电便能转动磨面的磨面机时，全村人都惊喜异常，